

華僑經濟叢書

印尼華僑經濟

海外出版社印行

PDG

序

經濟是人類生活 and 社會進化的基礎。人類為了解決經濟上的需求，不但殫精竭力，不斷和自然界展開劇烈的鬥爭，就是人與人間，亦每每因此爭奪殺戮，甚至引發大戰。目前以蘇俄為首的共產集團，鼓動階級鬥爭和進行國際侵略，使舉世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又何嘗不是以爭取經濟權益為挑撥煽惑的藉口？

戰爭能根本解決經濟的問題麼？歷史給予我們的答復是否定的。慘酷的破壞，反而使經濟上的危機愈趨深刻。現在有識之士都已了解祇有發揮仁愛互助的精神，加強國際友好的合作，纔能使人類的經濟需要獲得完滿的解決，從而享受富裕的生活，促進世界的文明。這正是當前民主國家共同努力的途徑，亦是自由與極權，光明與黑暗的分野。

華僑不避艱險，遠適海外，貢獻出他們的勞力、技能和金錢，勤勞奮鬥，從事經濟建設，改善了居留國家人民的生活，增進了全世界人類的福祉，這種光輝燦爛的成就，正是人類和平合作的典範。因此我們認為將海外各地華僑經濟活動的概況，作有系統的敘述，不僅足以表揚僑胞的功績和尋求華僑經濟發展的途徑，即對於目前國際間的經濟合作，亦具有重大

的意義。

華僑經濟叢書的編印計劃，是把主要僑居地分為泰國、越南三邦、星馬、印尼、英屬婆羅洲、緬甸、菲律賓、日本、韓國、印度錫蘭、美國、加拿大、中南美、澳紐、非洲和歐洲等十六個地區，每區各成一冊，均由對當地華僑經濟風有研究的人士執筆，就該區華僑移住和經濟發展的沿革、各行業的現況、經濟社團的活動情形和當地政府的有關措施，作簡明的敘述和分析，不過由於資料蒐集的困難以及其他的限制，各冊體例既難求一致，訛漏之處亦在所難免。希望海外僑胞和關心僑務的人士，對這一項意義重大的工作，多予匡助，使我們將來增訂的時候，得加以充實和改進。

鄭

言

四十五年五月五日

印尼華僑經濟 目次

序

第一章 華僑移殖印尼簡史

第一節 初期的中印關係.....一

第二節 東印度公司時期.....一三

第三節 荷印政府時期.....二二

第四節 印尼獨立運動時期.....三〇

第二章 華僑人口的分佈及各地僑情

第一節 華僑的人口.....三五

第二節 華僑的分佈及其職業.....四二

第三節 各地僑情.....四九

第三章 印尼的經濟狀況及經濟政策

第一節 印尼的經濟資源.....五七

第二節	印尼的財政概況	六四
第三節	印尼發展經濟計劃	七〇
第四節	排華的阿沙埃特運動	八〇
第四章 印尼華僑的經濟活動		
第一節	華僑的經濟事業	八九
第二節	各地商會及其活動	九八
第三節	印尼中華商會聯合會	一〇五

印尼華僑經濟

第一章 華僑移殖印尼簡史

第一節 初期的中印關係

印尼獨立運動史上的著名自由主義者莫爾打杜里(Multatuli 即 E. Douwes Dekker 的筆名)曾如此讚美印尼道：

「它像一條飄搖的翡翠帶子，

圍繞在赤道的兩旁。」

就國土的分佈說來，印尼真像一條飄搖的帶子：北自小島沙璜(Sabang)起，經蘇門答臘(Sumatera)、爪哇(Djawa)、小巽他群島(P. P. Sunda-Ketju)，而至西伊里安(Irian Part 即西新幾內亞)。爪哇的北面，是加里曼丹(Kalimantan 舊稱南婆羅洲)、加里曼丹東面有蘇拉威西(Sulawesi 舊稱西里伯斯)。蘇拉威西東部，有殖民地史上著名的摩鹿加群島

(P. P. Maluku)。印尼大小島嶼數約二千個，面積約二百萬平方公里。東西相距約五千公里，南北相距約二千里。物產豐富，人口近九千萬人，是東南亞最大的群島之國。

現在的印尼共和國，是前荷屬東印度的繼承者。在荷蘭人統一荷屬東印度以前，印尼還未曾產生過一個擁有現今版圖的大統一國家。在荷蘭人統治以前的時代，華僑移殖印尼，亦只在幾個最主要的大島——如爪哇、蘇門答臘和婆羅洲等地居留。而中國歷史上關於那些地方的記載，已成為印尼歷史家研究古史的可靠資料。這是值得我們引以為榮的。

中國人移殖印尼的歷史，依一九三四年海涅·吉爾德恩(Heine Geldern)博士，將蘇門答臘南部巴西麻(Pasernah)區前史期石刻和紀元前一七七年西安古墓石刻加以比較所得的結論，認為早在紀元前第一、二世紀間，中國人的足跡，已到達印尼。至於漢朝的遺物，在蘇門答臘、爪哇及加里曼丹也常有出土。中國最早記錄印尼的書籍是「漢書地理志」，「漢書第二十八卷下粵地條紀黃支國云：『民俗略與珠崖相類，……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遣黃支王，令遣使獻犀牛……』」

所謂黃支國，依荷蘭歷史家維勒吉(Bernard H. M. Vleke)的考證，是蘇門答臘島亞齊(Atjeh)，犀牛是該島的特產。中國人由粵南利用季候風航行至蘇門答臘島，或經印度支

那半島而至亞齊，並非困難的事。那時，中華民族的文化，超越東南亞任何民族，中國人的南航，帶有宣揚及傳播文化的使命。所以「東方史」(A History of the Orient)的作者斯提格(G. Nye Steiger)等，有這樣的讚詞：『十分明白的，在那時候，歐洲的北方野蠻人，正在侵服羅馬，而在遠東也發生南進運動，那就是文明的中國人移至馬來人的土地，將中國文明傳播於馬來西亞(Malaysia)。』

「漢書」的「南蠻傳」，曾載「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外葉調即爪哇，當時爪哇稱 Yawadwipa。後來「法顯行傳」中的「耶婆提」、「太平御覽」的「諸簿」，「宋書」的「閩婆娑達」，高僧傳的「閩婆」，都是 Yawa-dwipa 的譯音。唐書爪哇稱訶陵(Kaling)，到元代的「島夷志」，才改譯爲爪哇。

紀元四一四年，晉高僧法顯和尚，因遇颶風，由錫蘭漂流至西爪哇的達魯馬國(Tarume)。他在「佛國記」中，記耶婆提的「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與印史相符合。那時，被迫接受印度文化的印尼人，用梵語，奉婆羅門教，法顯的著作中，未曾記載那時的西爪哇有無華僑居住，這由於利用季候風，乘搭可容二百餘人的大船至印尼的中國商人，將磁器、絲綢、茶葉載去交換丁香、豆蔻、胡椒、檀木、藥材、金銀、珠寶及珍禽異獸，運回

國內，目的在於貿易，而不是移民。

可是，當時中國是地大物博文化高度發展的大國，南洋各國，多自願爲中國藩屬，遣使朝貢。朝貢的目的，除了通商之外，即藉以取得中國的保護，抵抗印度人等的侵略。

中國歷史上記載印尼各國王的朝貢，有下列各例：

紀元四三五年（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西爪哇達魯馬國（國土包括今日的椰嘉達，茂物及加拉橫）遣使入貢。依「宋書」第九十七卷所載的表文，可知當時的西爪哇人和中國人有密切的往來。否則，他們不會找到爲他們寫那麼好表文的文人。

依盧法爾(Rouffaer)著「旅行記」(Tochue)所載，六四七年（唐太宗貞觀廿一年）峇厘(Pali)王遣使貢棉織物，象牙及檀木。就當時的情況而言，該島似乎不會織造可爲貢品的棉織物。

早在六四〇年（貞觀十四年），印度人在中爪哇建立訶陵國(Ho-ling或Kaling)。「新唐書」第二十二卷下，記載該地的情況頗爲詳細：

「訶陵亦曰社婆、曰閼婆，在南海中，東越婆利(Pali)西隨婆登，南瀕海，北真臘(Kamboja)……出瑤瑤黃白金犀象。國最富，有穴自湧鹽。……王居閼婆城，其祖吉

延東遷於婆露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莫不臣服。……山上有郎卑野州（卽帝岩 *Dieng*），王常登以望海。……貞觀中（六二七至六四九）與墮和羅（*Duṛavati*）、墮婆登皆遣使者入貢，太宗以璽詔優答。墮和羅乞良馬，帝與之。至上元（六七四至六七五）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咸令整肅，道不舉遺。……大曆中（七六六至七七九）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八一三）獻僧祇奴四，五色鸚鵡、頻伽鳥等。憲宗拜內四門府左果毅，使者讓其弟，帝嘉美並官之，訖大和（八〇六至八二〇）再朝貢。咸通（八六〇至八七三）中，遣使獻女樂」。

唐高宗麟德（六六四至六六五）年間，僧人會寧（四川成都人），曾航至訶陵，住居三年，與當地名僧若那跋陀羅（*Dīnanābhadda*）同譯佛經。會寧譯完「阿笈摩」，命小僧運期奉表齎經，馳返國都，報告皇帝，並請印刷發給國人。會寧待運期返訶陵後，才往印度研究佛學。

當時和中國關係最爲密切的，是三佛齊（*Sjri Wijaya*，「大唐求法高僧傳」等稱實利佛逝，「新唐書」稱尸利佛逝或佛逝，唐以後稱三佛齊。）她佔據蘇島中南部，那加島及馬來半島，是當時印尼最強大的佛教國家。唐高僧義淨，曾在該國研究佛經四年餘。由於唐朝威震

海外，三佛肅王常遣使稱臣朝貢。這一個臣屬關係，一直維持到十二世紀。當新興的爪哇滿者伯夷(Madjapait)威脅衰微的三佛齊時，三佛齊國王曾請求中國的援助。由於中國和三佛齊的密切關係，所以國人對該國情況留下了詳細的記載：

『三佛齊(Sjriwidaja或譯作室利佛逝，簡稱佛逝，又譯作尸利佛訶)間於真臘(Kambodja 今稱柬埔寨)閩婆(卽爪哇)之間，管州十有五，在泉之正南，冬月順風月餘可至凌牙(Linga)門，經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國。……無緡錢，止鑿白金貿易，四時之氣，多熱少寒，象畜頗類中國……國中文字用番書，以其五指環爲印，亦有中國文字，上表章則用焉。……土地所產：瑤瑤、腦子、沈速、暫香、粗熟香、香降真、丁香、檀香、荳蔻外、有真珠、乳香、薝蔔水、梔字花、臘胸臍、沒藥、蘆薈、阿魏、木香、蘇合油、象牙、珊瑚樹、貓兒眼、琥珀、番布、番劍等，皆大食(阿剌伯)諸番所產，萃於本國。番商興販，用金錢、磁器、錦、綾、絹、糖、鐵、酒、米、乾良薑、大黃、樟腦等物博易。……蓮豐(Pahang)、登牙儂(Trengganu)、凌牙斯加(Lankasuka)、吉蘭丹(Kelantan)、佛羅安(Brenang)、日羅亭(Yirundingam)、番邁(Khmer)、拔占(Patak)、單馬令(Tambraliga)、加羅希(Grabi)、日林馮(Palembang)、新拖(Sunda)、藍龍

(Kampar)、藍無里(Lamuri)、細蘭(Silan, Ceylon)皆其屬國也。其國自唐天祐(九〇四至九〇六)始通中國。皇朝建隆間(九六〇至九六二)凡三遣貢。淳化三年(九九二)告爲閩婆所侵，乞降諭本國，從之，咸平六年(一〇〇三)上言，本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鐘，上嘉其意，詔以「承天萬壽」爲額，併以鐘賜焉。至景德(一〇〇四—一〇〇七)，祥符、天禧、元祐、元豐(一〇七八至一〇八五)貢使絡繹，輒優詔獎慰之。』

到九世紀末，三佛齊由中爪哇人謝連特拉(Sijendra)家統治。他們也是佛教徒，並曾留下舉世聞名的婆羅浮屠(Borobudur)佛塔。中爪哇的謝連特拉國(七六〇至八六〇)，何以會衰微和移往南蘇門答臘，至今還不明白。歷史家只知道：繼承她統治中、東爪哇的，是九〇七年興起於東爪哇的馬打藍(Mataram)國。該國版圖包括今泗水南部、諫義里北部及瑪琅一帶。曾於九二二年(唐昭宗天佑十九年)遣使者貢各色布疋、犀角、金質的短劍(Kris)，及富有圖案的藤、蓆等。「宋史」第四八九卷「閩婆傳」曾留下她的詳細記錄：

『其地平坦，宜種植，產稻、麻、粟、豆，無麥，民輸十一之租，煮海爲鹽，多魚、鼈、鷄、鴨、山羊，兼椎牛以食，果實有木瓜、椰子、蕉子、蔗、芋、出金銀、犀牙、箋沉、檀香、茴香、胡椒、硫黃、紅花、蘇木、亦務蠶織、有薄絹、絲絛、青

貝、布。剪銀叶爲錢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錢。室宇壯麗，飾以金碧。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飲食豐潔。地不產茶……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躡草履，坐方床，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士五、七百人執兵器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以王子三人爲副王……。」

「宋史」「閩婆傳」又載：

『淳化三年（九九一年）十二月，其王穆羅茶（Maha Raja 即 Shri Dharmawan-
reja）遣使陀湛、使副蒲亞里、判官李陀那假澄等來朝貢，陀湛云：中國有真主，本國乃修朝貢之禮。國王貢象牙、真珠、綉衣花、銷金及綉絲絞、雜色絲絞、吉貝織雜色絞布、檀香、玳瑁、檳榔、盤犀裝劍、金銀裝劍、藤織花簾、白鸚鵡、七寶飾檀香亭子。其使別貢玳瑁、龍腦、丁香、藤織花簪。』

企圖統一印尼的穆羅茶曾派兵攻三佛齊，敗北。一〇〇六年三佛齊軍攻東爪哇，大敗穆羅茶兵，穆氏戰死（一〇〇七年）。東爪哇由之一蹶不振。

一〇二三年（宋仁宗天聖元年）印度的曹拉（Tjola）國，攻入三佛齊，馬打藍王子愛兒連加（Airlangga）趁機統一東爪哇，晚年，愛兒連加把馬打藍分爲章加拉（Djanggala）及諫義里

(Kadiri或名Pandjain)兩國，給他的兩子，兩者相爭不已，最後，章加拉亡，諫義里強大。諫義里的國力，超過三佛齊。一二二二年（宋寧宗嘉定十五年）諫義里國爲農民出身的庚·安洛（Ken Angrok）所滅。安洛建立新柯沙里（Snighasari又稱Tumapel）國。一二五四年，在格打拿加拉（Kertanagare）統治下的新柯沙里，與兵攻蘇門答臘的馬來由國，佔馬來亞的彭亨（Pahang），建立新加坡（Singapore），擴張勢力於加里曼丹西南部，摩鹿加及峇厘。中國史載，一二八〇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及一二八六年（至元廿三年），新柯沙里曾遣使入貢。元世祖要格打拿加拉或王室親自來朝，被拒。一二八九年（至元廿六年）世祖遣右丞孟洪持詔往，被格打拿加拉黥面遣歸。世祖大怒，一二九二年二月詔史弼爲福建行省平章、高興、亦黑迷失副之，十一月大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渚啓行，過七洲洋（Paracel）、萬里石塘（Macesfield南沙）、交趾、占城界、翌年正月駐兵交欄山（Galem）等地。一二九三年二月大軍進不吉利門（Karimon Djawa），史弼等由杜並足（Tuban）登陸。再分兵兩路，一由史弼率水師自杜板足經戎牙路（Hujung Galh）港口（今泗水）至八節潤（Patikau），一由高興與亦黑迷失等率馬步兵陸行，由戎牙路至歇（滿者伯夷）（Madjopais）與水師會於八節。洞時格打那加拉被葛良的哈只噶當（諫義里勸滾）（Djajakatang）所弑，王婿土罕必閣耶（Raden Widaja）

爲對抗哈只噶當，降於元軍。十九日，元軍與哈只噶當軍決戰於答哈，大勝，哈只噶當降。土罕必閣耶偕妻子歸麻哈巴歇。元軍責其踐約獻公主，土罕必閣耶設計襲元軍，元軍戰勝後航返泉州。土罕必閣耶遂建印尼史上最大的國家滿者伯夷。

滿者伯夷時代，爪哇與中國的商業關係，更加繁盛。中國人需要爪哇的硫黃，爪哇人則由中國採購陶器，碗碟及傳入養蠶製絹的方法。爪哇的貴族，多以對華貿易致富，並吸收中國的優秀文化，在滿者伯夷境內有不少廣東人與漳州人。他們在今日東爪哇的錦石，還建有新村。看馬歇所著「瀛涯勝覽」的記述：

『滿者伯夷，國王居之。……其國風土，無日不殺人，甚可畏也。中國歷代銅錢通行使用。

杜板番名賭班(Tuban)，地名也。此處約千餘家，以二頭目爲主，其間多有中國廣東及漳州人留居此地，雞、羊、魚、菜甚賤，於杜板投東行半日許，至新村，番名革兒昔(Gersik, Grisses今名錦石)，原係沙灘之地，蓋因中國人之來此聚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廣東人也，約有千餘家，各處番人多到此處買賣，其金子諸般寶石一應番貨多有賣者，民甚殷富。

自新村投南二十餘里，到蘇魯馬益，番名蘇兒把牙(Surabaya)，其港口流出淡水，自此大船難進，用小船行二十餘里始至其地。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餘家，其間亦有中國人。自蘇兒把牙小船行七、八里到埠頭，名章姑(Changkir)，登岸投西南行一日半，到滿者伯夷，即王之居處也，其處番人二、三百家，頭目七、八人以輔其王』。

一三六九年(明洪武二年)，明太祖遣吳用、顏宗魯使爪哇。時滿者伯夷侵三佛齊，舊王朝亡，國亂。舊港華僑的領袖廣東南海人梁道明，保三佛齊北部，抵抗滿者伯夷。永樂三年(一四〇五)成祖遣物信等齎勅招之，道明入貢方物，受賜而還。時受道明招撫的巨港另一華僑陳祖義亦遣子士良入朝。同年，有我國偉大航海家三寶太監鄭和(一三七一一一四三五)揚威國外的故事。

鄭和於一四〇五至三三年間七下西洋，歷經三十餘國，他曾經到過的印尼地方，有枸櫞山(今婆羅洲西南岸的 Giliam 小島)，假里馬丁(Karimata 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間)、爪哇、重迦羅(Garuga，或云即元史所稱戎牙路，或云是松哥哇島的 Sangar)、吉里地阿(地因即 Timor，吉里 Gili 謂島)、舊港(巨港)、蘇門答刺、喃渤里(Lambri 今亞齊)、那孤兒(Nagarian，在蘇島與喃渤里之間)、黎代(Lecle，在那孤兒西南、屬蘇門答刺)、麻逸洞(今

Bilion 島)、龍涎嶼(亞齊東北小島今名 Pulau Bras)共十二個地方，三寶太監在印尼留下的古蹟，計有：在三寶瓏的三保洞、三保墩；在茂物的三保井，在爪哇北部的仙麗坎。

一五二〇年滿者伯夷國內亂，一五七五年信仰回教的勒痕蘇多威佐約 (Sutowidjio 卽 Senapati) 建立回教馬打蘭王國。爪島除了馬打蘭，最東端還有印度化的國家巴蘭班安 (Pal-ambanran)。至於西爪哇的統治者，仍是一三三三年建立的印度化的國家巴查蘭 (Padjardaran)，它擁有兩個商業港，卽萬丹 (Pantam) 和巽他。加留巴 (Sunda Kapapa)，後者卽華僑通稱的加留巴。一五二七年，回教徒華拉德汗 (Falatehan) 據萬丹，取巽他。加留巴 (改名爲椰嘉達)，佔井里汶。一五六八年子哈山。烏丁 (Hassan Udin) 建萬丹王國，一五七九年滅巴查查蘭國。當回教徒的勢力，遍及今日的印尼群島時，追覓香料的葡萄牙人亦抵達摩鹿加群島和爪哇、蘇門答臘等島的海岸。也就是說，白種人在印尼的殖民地開始了。

從上面的敘述，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中國人抵達印尼，幾乎比印度人更早。可是印度人佔領印尼人的領土並建立印度化的王國，而中國人，則如「尼德蘭人的印度」(Netherland India. A Study of Plural Economy) 的作者弗爾尼巴爾 (T. S. Furnivall) 所稱「在那時候，却仍舊充當貿易者。經濟的環境，迫印度人，沿着香料群島的交通線建立據點及殖民地，